



圣马文丛五人集

刘亮程 著

晒晒黄沙梁的 太阳

寂静家园

晒晒黄沙梁的太阳

太阳偏西

一个人的村庄

最后的夜晚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晒晒黄沙梁的太阳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圣马文丛五人集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马文丛/韩子勇等著.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0.12

ISBN7-5371-2103-6

I. 圣… II. 韩…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1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9957 号

晒晒黄沙梁的太阳

刘亮程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教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5.5 印张

2005 年 1 月修订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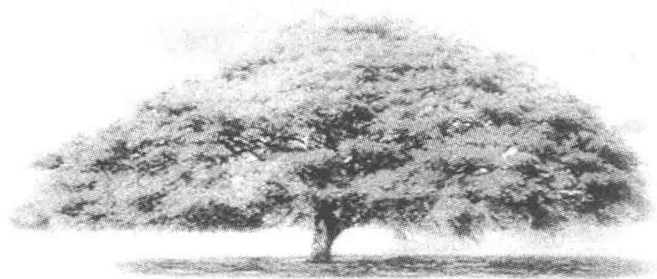
印数:1—5000

ISBN7-5371-2103-6/I · 1698

总定价:146.90 元 分册定价:22.00 元

(如有印装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
我的妻子女儿

谁将为历史承认？

——周 涛

我又在这里作序了。无端想起金圣叹的话：“砍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而二者竟不意为吾得之，圣幸也。”作序也是这样，至痛至惨。痛在为人说好话，人不须花一分钱，稍说不好，人必怨愤；惨在明明是你为人作嫁衣，强打精神，搜索枯肠；人却认为是在抬举你，看得起你，不然何以请你而不请别人？歌星影星为厂家作广告是拿了巨额报酬的，再怎么装腔作势，我看也值。我呢，白作广告，分文不取，这还不惨么？所以作序一事，可以用惨痛二字括之。

更为让人在意的一件心事は，一个果真要为年轻作家作序的人必须有双重的面对，一是面对现实，一是面对历史。我们只须去看鲁迅先生的全集即可明白，已成为历史的事物在先生笔

下留下了真切的形影，而先生笔下的形影又在面对将成为历史的事物。以我们的水平，至今对他无可挑剔。

所谓创作者和书写者，面临的是几千年的创造传统和后人后世难以预料的变化和剔弃。至少，你得能够面对新文化运动以来近百年间的文学成就，你得有勇气说出“此间无我！”在留给后世的文学纪录中，舍去我的可能是存在的，但这已不是我的悲哀，而是这些文学纪录者的悲哀。否则呢，否则便是一堆废纸和垃圾，至多不过是一份自藏的文件和家族的念物，对于整个民族的文化毫无价值。

显然，我是一个成功论者，但同时我又是一个藐视现实社会中各种成功假象的人。现实中的“成功”此起彼伏，有真有假，鱼龙混杂，其中自然不乏有现实利益、心态、要求驱动，这些，我自然洞若观火。我不仅明

白而且理解,寻求某种平衡是人的本能,当然更是弱者的本性。我承认,我是一个对文学价值和生命力有着异常敏锐感觉的人,对此我用不着谦虚。我也有过为一时的文学时尚影响的时候,但最终影响我的,是属于我的生活和天性,是这些帮助我洞穿了塑料制成的鲜花,直达历史的真实。所以我至今最为迷惑不解的不是文学的终极价值,而是平庸的浅薄和深奥的浅薄。我始终被笼罩在当今文化上的这两种无知所蒙蔽着,百思不得其解。

我与这种“文化”无法沟通。我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阻障,比两类动物之间的隔阂还要大得多。相比起来,显然我是弱小的、孤单的、偏远的,而对方则是

掌握话语权利的,善于运用各种媒体的,上下呼应联合成阵的;但是我也明明白白地知道,对方必是失败的一方。

区别只在一点,对文学明澈的真心而今已成罕例。而我,别无长物,恰恰拥有这个。

现在可以谈到收在“圣马文丛”的五位作者了。这五位和他们的作品是:韩子勇《边疆的月光》(评论集);黄毅《骨头的妙响》(散文);刘亮程《晒晒黄沙梁的太阳》(诗歌);北野《南门随笔》(随笔);周军成《投生人世》(散文)。

在给我印象中,韩子勇是一个集官员的勤勉严谨和学者的治学聪慧于一身的人。他的文学研究以说人话为主,间或也有理论术语;少有空泛之论,常有会心之谈。此人锋芒不外露,心中有定见,是一个发展比较全面的人。原因不外乎由于他在完成了大学学业之后,又经历了严

格的机关工作训练。他是一个知识型的官员,从他身上,可以隐约看见 21 世纪新型公务员的影子。

黄毅是《新疆日报》记者,曾经写过诗,以后渐渐写起了散文。他的文章,我印象最好的有一篇好像是写和布克赛尔的一位蒙古族女干部的。这篇写的非常好,是一篇以通讯面貌出现的散文,也是一篇巧妙运用散文笔法而写的通讯。这两种东西之间有如此大的区别,却能被他搞得天衣无缝,不能不说是两种生涯的融会贯通。但实际上黄毅似乎更重视诗性,他没有沿着这个方向深入下去,扩大战果,我感到有些遗憾。刘亮程现在是在全国范围内脱颖而出的文学新秀,他的第一本散文集《一

个人的村庄》受到文坛注意,得到一些权威人士很高的评价。刘亮程在今天可以算得上一个现象,也是新疆文学界十年来的一个例外,因而值得研究分析的东西很多。这个来自沙湾的青年作家沉默寡言,他和一个村庄的联系使他有一种忧伤的情调,还有几分北疆农村式的幽默。这些,他曾用诗完整地表达过,未获回应,当他写成散文时,反响令他吃了一惊。

北野身上侠的成分十分明显,无论是长相、性格,还是生活方式,北野都更像一部现代武侠小说里的人物。他的写作是非常随意性的,想写就写,不想写就不写,没有进取入世的功利目标。他的生活方式也像一匹未驯的野马,充满了矛盾,始终不能纳入现实的规范。因而他的文学作品很难获得现存文学秩序的回应,如同北方的野草,自枯自荣。北野是很有才气的,我

个人身上看到的均是真诚、执著、洒脱和从容，他们均不是以文学为目标，而是以文学为伴侣。人生天地间，总需要有一个无形的影伴吧？如影相随，不厌不弃，使精神有所依托。倘是目标，总有尽头或走不下去，伴侣却可以长随——这是这一茬人的高明之处。

觉得他应该写一部武侠小说。

周军成和北野相反，他是一个在现实中进退自如，行为驯服的人，维系着各方面良好的社会关系。他像一个良民草吏，不逾矩。然而正是这个看起来与大多数常人毫无二致的人，代表着普天下所有的常人内心的冲突和幻想，他的寄托是读书和写作。他对文学只有热爱，只有奉献，未尝有索取回报之念，这种状态我以为也是少见的。军成的文字有鬼气，有点阴怪，这可能和他所处的医院环境有关。

就是这样五位青年作者，其写作的时间也都长达十五年以上，文学之难，可见一斑。就这样，他们的文学道路还只是不到一半，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所幸我在这五

因而，此文的标题厉问：谁将为历史承认？这样终极的问题，是不必要预先考虑的，也不是现在必须回答的。不该你揭的谜底，你不用瞎操心，操心也不顶用，历史的游戏规则是，历史的承认由历史揭晓。既然注定了我们将在浅薄和深奥的两种无知笼罩下遭受蒙蔽，那么，惟一的对策就只是一句诗：不管生前身后名。你理解我也罢，不理解我也罢，我作了——这就是一切。

谨以此不伦不类之序与五位同仁共勉。

2000年5月25日

写于阿克苏

目 录

序

第一辑(1988—1993)

- 3 有一年
- 5 小 村
- 7 柳毛湾
- 9 面对土地
- 11 有无收成都是一年
- 13 黄沙梁
- 15 家 园
- 17 经过一个村庄
- 19 走几里抬头看一眼
- 20 老黄渠
- 22 一种天气
- 23 一个夜晚
- 25 一生的麦地
- 27 很多年村庄悄无声息
- 32 寂静家园
- 34 收拾我们的地
- 35 太阳偏西
- 37 一把铁铧插在田间

- 39 王 五
41 王老爷子
43 一些黄昏
45 遥远的黄沙梁
47 晒晒黄沙梁的太阳
48 一个人的村庄
50 好在这土地
52 天是从我们村里开始亮的
54 一阵阵沉落下去的日子
56 家
58 送你走后
60 远 地
61 我种的地比他们都远
63 一个梦
64 更加沉重的事物
65 看守庄稼的人
67 好天气
69 好种子
70 面孔模糊的一些人
72 夜里独自醒来
73 粮食是一种势力
76 我未经历的一年
78 粮食列队回来
80 比我们更加饥饿的粮食
82 留在过去的一个村庄
84 隔世情语
86 来世之路

第二辑(1984—1987)

95	空手套
96	陌生的感觉
97	断 章
98	盗墓人
100	马 贼
102	驼
104	野 渡
106	老叔的晚年
107	丧 事
109	葬 礼
110	八卦城
112	伊犁河垂钓
114	夜宿庙尔沟
115	潜 逃
116	冬天的石屋
118	金沟河
120	河边草地
122	当诗歌忘记了我们
124	诗人刘亮程住在沙湾
126	含酒庄子
130	鸟群飞过旷野
132	送你做梦的身子回家
133	多少年前的一个下午
134	守渠人

第三辑(1981—1983)

137	童年之岸
139	星星是找回来的零钱

- 140 我们走吧
141 给阳阳二十二岁生日
142 车来之前
143 光 景
144 小 镇
145 两棵树
146 停 电
147 我们的牛
149 赠 蒂
150 我会常常写信给你
151 相遇一生
152 自己度自己的一生
153 你的脚扭伤了
155 我们不去走那条路就荒掉了
157 最后的夜晚

晒晒
黄沙梁的
太阳

第一辑

1988—1993



有一年

那年地震 房子晃动了几次
村里人便都忘了
留麦种子
第二年土地长满荒草
我们去河那边的村庄找亲戚
回来时村里人全走光了
留下狗和空屋
我们一家家敲门
背着讨来的半袋种子

又一年离乡的人回来
一个个风尘仆仆蹲在门口
他们都进不了家
他们把钥匙丢在逃荒路上
那一年我们长大成人
向他们讲家里的事情
许多人哭了 他们都没想到
前几个秋天洒落的种子
在他们背井离乡后一下子发芽
遍山遍野长满粮食
人们远远闻五谷的香味往回赶

马圣文

五人集

那一年
没有谁赶上收获季节
村里人只把自己
从异乡收回